

一曲爱与美的挽歌

陶淑琴

(贵州师范大学, 中文系,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霸王别姬》以高度艺术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对爱情、对艺术执着追求的理想主义者程蝶衣。他对爱对美的“从一而终”的信念,他以生命作为对爱对美的献祭,迫使我们每一个人沉思反省。

关键词:霸王别姬;程蝶衣;理想主义者;段小楼;从一而终;京剧;爱情;艺术

中图分类号: J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972(2004)01-0049-(03)

陈凯歌导演执导了许多文化内涵丰富的影片,如《黄土地》、《边走边唱》、《孩子王》等,在影片中他表达了一个负责任的理想主义者对人的生存状态,对文化的存在状态的深切关注。其代表作《霸王别姬》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人文关怀。

《霸王别姬》本是一出传统京剧,它讲的是秦末英雄气短的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一战中兵败刘邦,自感无颜见“江东父老”,决心自刎于乌江,自刎之前,他与虞姬告别,希望虞姬能逃生,结果虞姬出于对霸王真挚深厚的爱情,先于霸王殉情自刎。影片《霸王别姬》的背景已转到二十世纪中国。它从1924年一直演到70年代末,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执着追求艺术和爱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悲剧人物形象。这部影片无疑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名作,它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激荡着我们的心魄,促使我们深深地思考、反省。

无疑,任何成功的、优秀的影片都是内涵丰富的,它们以其多角度、多立面的艺术话语给人以哲理性的思考,自然《霸王别姬》也不例外,但本文仅从人生理想这一视角探究它的潜在寓意。

影片主角程蝶衣(张国荣饰演)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这不仅表现在他对艺术的全身心投入,也表现在他对爱情始终不渝的执着追求。从他童年被送进戏班的第一天开始,由于他清秀的长相,文静的举止,戏班

关师傅即让他演习旦角(女性角色),他必须按照剧本所提供的台词与情节认真地揣摩角色(女性)的思想情感,体验她们的喜怒哀乐。虽然一开始他坚决(却艰苦)地抵制着女性角色意识,坚持自己的男性身份,他总是把戏文“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唱成“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但是,自从一直对他(小豆子,即程蝶衣)呵护有加的小石头(段小楼,张丰毅饰)以一种虐待式的方式纠正他的性别“错置”后,出于现实的无奈,也出于对小石头的信赖、依恋——小石头曾劝他“你就想你自己是女人”。他含泪忍痛接受了自己的女性身份连同女性意识,他彻底地完全地放弃了自己固有的男性身份及男性意识,从那以后,无论台上台下,他都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女性身份,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不再是男性的,而是女性化的了。作为一个男人,他一生之中从未爱过任何女人,他以一颗痴情的痛苦的“女人”的心灵执著地爱着段小楼,即使段小楼并不接受而是“背叛”他的感情而另娶妓女菊仙(巩俐饰演)为妻,他依然不改痴情,只是其中掺入了对菊仙的嫉恨。在他的悲剧一生中,关师傅关于“从一而终”的教训对程蝶衣而言是人生关键的转折点,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和命运遭际具有决定性影响。关一生严格执教,耐心说戏。程蝶衣由于内心深处交织着角色性别与真实性别之间的巨大矛盾而一再唱错戏词,关师傅说戏的一番话真正地启蒙了程蝶衣,他说:“人纵有万般能耐,可终也敌不过天命啊!那霸王风云一生,临到头就剩下一匹马和一个女人还跟着!霸王让乌骓马逃命,乌骓马不去;让虞姬走人,虞姬不肯。那虞姬最后一次为

收稿日期:2003-06-11

责任编辑:郭征帆

作者简介:陶淑琴,女,贵州松桃人,贵州师范大学2002级硕士研究生。

霸王斟酒，最后一回为霸王舞剑，而后拔剑自刎，从一而终啊！讲这出戏，是里边有个唱戏和做人的道理，人得自各儿成全自各儿！”“从一而终”，这一理想主义信念就此在他心里生根了。纵观他短促的人生历程，正是一个追求“从一而终”的理想主义者悲壮而崇高的朝圣历程，他不仅追求爱情上的从一而终，而且在艺术追求上也坚持同样的原则。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了程蝶衣的伟大的痛苦。如果从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来判断，程蝶衣的爱情追求是畸性变态的，那么从情感意识的天平称量，程的爱情追求却是神圣而崇高的。许多人在评判程对段小楼的恋情时，总是简单、粗暴地斥之以“畸形的同性恋”，这是不对的。我们绝不能把程蝶衣对段小楼的爱情仅仅看作同性恋（严格说来，只有从同性恋发生的心理及社会背景研究这一目的出发，才能视之为同性恋，否则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正常的异性之恋，把程蝶衣看作一个人，尤其是看作一个女人）。就程蝶衣对段小楼的情感而言，我们应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尊重，他的情感比最痴情的女人更痴情，感受细腻胜于平常女人。

程蝶衣和段小楼由于联袂扮演《霸王别姬》中之虞姬、霸王极为成功而双双一跃成为名角。但是，事业的成功并未带来爱情的成功。程蝶衣对段小楼的爱情由于段小楼娶妻而遭到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打击对程蝶衣而言是灾难性的：在袁四爷家的院子里他欲挥剑自杀，幸被袁四爷及时制止，无言中两行泪水滚下，表情之痛苦让人揪心。情感上的深创使他难以解脱，与对他的京剧艺术极为欣赏的袁四爷建立“爱情”关系也不能使他淡却对段的一往深情。而且多年以后，他无比沉痛地追悔自己对“从一而终”的信念的亵渎，自遣“我早就不是东西了！”继而他以抽大烟来麻痹自己痛楚的心灵。袁四爷称他真到把虞姬演活了，达到了“人戏不分”的境界。究其原因，一则因其对京剧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二则也因其对“霸王”（段小楼）的确是倾心相爱。故而在舞台上他已不再是演戏，而是真情倾诉，因此才能达此“纯情之境”。如果说段小楼娶妻给了程蝶衣爱情理想——从一而终——沉重的一击，那么第二次打击更使他痛不欲生。当程蝶衣由于被控犯有“汉奸罪”而关押在监狱的时候，他却收到了程蝶衣的绝交信，这使他心碎，在法庭上只求速死，喊出“你们杀了我吧”即回头痛苦、绝望地看着段小楼。但终于没能死，他只能顽强的走下去。可是，文革中，在造反派红卫兵的淫威下的互相揭发却给了程蝶衣心灵真正致命的一击。文革批斗中，段小楼在红卫兵的拳打脚踢下被迫揭发了程蝶衣。如果说揭发的最初动机仅仅是出于无奈的应付，那

么，在那疯狂的气氛中，他的揭发由最初无奈的被迫变为亢奋的激动，已由被动地招供变为主动地背叛情同手足的师弟、深爱着自己的程蝶衣。至此，原本正直、厚道、豪爽、具有男子气概的“霸王”已从本质上变质了，这才是真正让程蝶衣难以接受的。多年来的爱情偶像（甚至是人生偶像）轰然坍塌，他的惊愕中的灵魂来不及省视自身，他大叫着“你们都骗我，都骗我！”以揭发菊仙的妓女身份报复段小楼的背叛。然而更让他绝望的是，段小楼甚至也公然背叛了一直相濡以沫的妻子，这样彻底地背叛爱情，使他的“从一而终”爱情彻底破灭。对于一个一直生活在理想世界里的理想主义者来说，他生命中的两大支柱之一——爱情（另一是艺术）已毁灭，他的世界从此失去光明。

同样，在艺术追求中程蝶衣也一直坚守“从一而终”的原则。他对京剧艺术的执着精神可从段小楼的话中见出：“他是个戏痴、戏迷、戏疯子，程蝶衣！他是只管唱戏，他不管台下坐的是甚么人，甚么阶级，他都卖力的唱，玩命的唱！”哪怕剧场停电，他依然在漆黑的舞台上如痴如醉地表演。如果说，对段小楼的爱情支撑起了他的情感世界，那么对艺术（美）的执着追求则因爱情的失败而升华成了他的人生信念，并从而成为他人生价值实现的生命支撑。

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使程蝶衣刻苦练习，潜心揣摩戏中女主角的一举一动，用心体验女主角的情感生活，终于在青年时代成为名角。后来他接受袁四爷的爱固然有自己失恋欲求解脱的心理原因，但袁四爷在京剧上的造诣及其对京剧艺术的极高鉴赏力和深切热爱却应是根本原因，所谓“惺惺相惜”，他把袁四爷引为知音。当他把千方百计寻到的宝剑赠给“霸王”段小楼，而段小楼淡漠敷衍的态度显示了对艺术的疏淡时，他愤而宣布不再与段同台演出。对京剧的热爱使他以戏交友。抗战时期，日本军官青木喜欢京剧，邀请程蝶衣去唱堂会。如果说，程接受的最初动机是为了爱情——为了营救段小楼，那么，“青木是懂戏的！”则充分表现了程偶遇知音的欣喜，甚至13年以后都还深感遗憾：“青木要是活着，京戏就传到日本国去了。”在他的意识里，唱堂会不再是为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官演戏唱和，而是和热爱京剧艺术的票友切磋艺术。他能尽心尽力地为日本官兵上演一出《西厢记》，也能全身心投入地为解放军甚至是国民党官兵上演一出《霸王别姬》。在他的世界里，已经纯粹得只剩下了舞台和观众。国民党士兵对京剧艺术的摧残使他痛苦沉默，愤而罢演。他所处的现实世界如此丑陋，而他的内心世界依然是美丽圣洁的艺术世界，不容亵渎。

但是，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法庭对他提出公诉，认为他犯下了汉奸罪，这无疑给了他当头一棒。在法庭上，袁四爷据理力争也并未给他带来转机，最后，竟是国民党某要员请他去唱《西厢记》而使他获释。第二次打击则是解放初，热爱京剧艺术并对京剧艺术深有研究的袁四爷被当着梨园恶霸给枪决了，从段小楼的反应我们即可推知程蝶衣的愤怒，段惊问“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斃啦？就这么把袁四爷斃了？”事实上，这仅是一个更大、更致命的打击的前奏曲。不久，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如果说，“样板戏”是对京剧艺术的一次强暴扭曲，那么，文革中的批斗与揭发则是对人性、对理想、对信仰的彻底践踏。在“样板戏”时代，程蝶衣已经因坚持京剧艺术的纯洁而不合潮流；在批斗初期，他则凭着“从一而终”的人生信念坚守人性的最后一寸土地。京剧艺术惨遭蹂躏使他早已脆弱的心灵颤若琴弦，余音似泣；而京剧艺术家的变节更是摧残了他的整个人生信念。小四以京剧艺术投机，段小楼则背叛京剧艺术，极度的震惊使久已沉默的理想主义者也陷入疯狂的状态；他终于不堪心理重负而自虐式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粉碎了自己的人生信念。

影片的结局给这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短促、痛苦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悲剧性的完美句号，最终完成了他的理想主义者形象。“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中国终于又看见了黎明的曙光。但是，就在这光明重现之际，程蝶衣却在舞台上自杀了。如果不从他所坚守的信念“从一而终”出发，我们就难以理解他何以此时自杀。但是，一旦由此出发去探究，很快就会理解他的此时自杀而不是彼时（文革中）自杀。虞姬如果不为“霸王”死，是对爱情的否定；演员如果不献身于艺术，是对艺术的否定，正是这样虔诚的信念——“从一而终”始终在敲打他伤痕累累的心灵，止住了他一次次走向死亡的蹒跚步伐。当久被镣铐的心灵终于解放了，他终于又能在久违的舞台上，和自己所爱的人倾心演绎自己热爱的京戏，他怎能遏制自己成为“虞姬”的冲动呢？他以诗意的悲剧性圆满完成了自己对爱情、对艺术、对理想的献祭，他以自己的死亡最后一次完美地维护了爱情和艺术的纯洁性，维护了“从一而终”。这是一次“爱”与“美”的崇高而伟大的涅槃，他以自己的个体生命奏响了一曲人类永恒的爱与美的挽歌。

A Dirge of Love and Beauty

Tao Shuq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 The film "Monarch Ba Pays Last Love to Yu Ji" has been portraying by most tasteful technique Cheng Dieyi — a idealist who insists on love and art. He adhere to "follow unique until end" for love and beauty. He regards life as offering to love and beauty. These behaviors of his force our everyone to ponder and introspect.

Keywords: the film "Monarch Ba Pays Last Love to Yu Ji"; Cheng Dieyi; idealist; Duan Xiaolou; "follow unique until end"; Beijing opera; love; art

(上接 20 页)

How had been Formed the Book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Cai Yijiang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of Chinese Kuomintang, Propaganda Department, Beijing 100006)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while studying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at the course forming the book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will have been clarified. It concerns the life and experiences of the author, the thought motive of the author's creation, subject matter source of the novel and display contents, etc. The problem forming the book concerns the research a series of these questions, the former is the latter's foundation.

Keyword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course forming the book; Cao Xueqin